



舒梓溪先生全集一

淺草文庫

明翰林院脩撰進賢舒芬著

孫

舒琛輯錄

後學豫章

漆彬校刊

西甌

趙秉忠同校

外集卷之一

制策一道

皇帝制曰朕惟羲農以下之事見於經秦漢以來之事見於史見於經者皆聖賢為治之迹見於史者亦當時君臣相與隨時而成治者也然儒先君子

之論則曰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以法把持之而已信斯言也豈帝王之治一以道而不以法後世之治一以法而不以道歟自今觀之如畫野分州設官分職明禮樂興學校正律曆秩祭祀均田賦通泉貨公選舉嚴考課立兵制慎刑罰則帝王之治天下固未嘗不以法也天性明達寬仁長者躬脩玄默以德化民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事從寬厚文以禮樂畏義好賢力於為善聰明果決得於天性寬仁多恕心無邪曲恭儉仁恕忠厚惻怛則後世賢君之治天下亦未嘗不各有其道也然則

儒先之論殆亦有不足盡信者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治定功成

聖子神孫萬代如見其治道之高明法治之弘遠直可以等帝王而上之矣然而帝王廟祀立於京師自昔忠良多與配享雖以勝國之世祖而亦或秩祀焉豈非以後世之英君誼辟其政治亦猶有取者歟朕膺

天眷命嗣守鴻業臨政願治蓋有十三年于茲矣然遠師帝王之道而望道猶有所未見近守

祖宗之法而行法猶有所未逮其故安在予大夫積

學待問久矣其爲朕據經史兼本末詳著於篇朕將采而用之而以資於治焉

正德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御寶

臣舒芬

臣對臣聞天下無法外之治帝王無道外之法蓋道者出治之本法之體也法者爲治之具道之用也使道有未純則所以立法者義必不精利必不盡雖能行於一時而不可垂於萬世法有未善則所以爲治者化必不洽澤必不周雖

或致夫小康而終不足以望雍熙泰和之盛故論治而謂不以法非知治者也論法而謂不以道非知法者也古之帝王全於躬行心得者既有以見天下之極見於典章制度者又有以盡天下之情故功業之盛上下與天地同流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秦漢以來非不有法也類皆小補罅漏而不知先王立法之原亦非不有道也乃其天資偶合而不聞先王大道之要尚可望其治效如古昔之隆也哉然則治之不能外法法之不能外道蓋有確乎其不可易者矣恭

惟

皇帝陛下篤於求道審於行法勤於致治

踐祚以來嘗三親策多士矣始之以法天法

祖蓋篤於求道之心也繼之以文武兵農蓋審於行法之心也又繼之以大學衍義之間蓋勤於致治之心也茲於

萬幾之暇復進臣等於

廷兼是三者之心俯

賜策問倦倦焉若有所不足而欲益臻其極者臣

雖愚陋敢不對揚

休命於萬一乎臣聞羲農治之極也堯舜道之至

也三代法之備也言治極則法之善可知言法

備則道之純可知故孔子繫易始於伏羲則十

三卦之制器利用以法而存乎道也序書斷自

唐虞二典之所載時雍風動以治而形乎法也

剛詩而備於文武則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

治外是又以道而顯設之於法也子思曰仲尼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朱熹釋之曰祖述者遠宗

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豈堯舜不足於法而文

武猶病于道也舉道則法以著舉法則道以存

故朱熹又曰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由是言之道與法非判然二物也明矣

聖制以爲儒先君子之論則曰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以法把持之而已信斯言也豈帝王之治一以道而不以法後世之治一以法而不以道歟

聖慮深遠臣愚何足以知之然竊惟帝王之與後世其爲道不同而其爲治亦異帝王道足以創治法足以善治故專謂之道蓋道即法之所從出也後世之於道或偏而未全或駁而未純則其

所恃以爲治者獨法而已故專謂之法蓋法始有所不本於道者矣請因

聖制所及以凡經史所制道與法者敬詳陳之聖人理天下使萬物各得其所爲極至故其盡致曲防莫非美意存焉今舉其大者若黃帝之畫野分州舜肇十有二州禹弼成五服咸則三壤商人肇域四海以建諸侯周人以九州之地建三等之國而分以定賦者或五十而貢或七十而助或百畝而徹皆以什一爲中正則封建井田之法於是乎立矣伏羲以龍紀官神農以火紀

官黃帝有天地四方之官唐虞建官惟百夏商
官倍其數周官三百六十統於六卿而敷奏明
試三考黜陟與夫六計八職八柄之政亦行乎
其間則建官考課之法於是乎詳矣親疏貴賤
之有體郊社禘嘗之有儀咸英韶濩之有制璇
璣玉衡之有具塾庠序學秀選俊造之有等則
禮樂律曆學校選舉之法無一之不備也九賦
以爲歛九式以爲節五刑以爲討八刑以爲糾
弧矢以示威伍兩卒旅軍師以蓄衆則貨財兵
戎之法無一之或缺也所以然者羲農黃帝嘗

以神聖之德繼天而王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
者或克明峻德或溫恭允塞或肇脩人紀或緝
熙敬止或重民五教道無不純而法是焉出不
然亦安能心代天意身代天事妙化導之機而
極制作之善若是哉故曰帝王以道治天下而
臣謂道卽法之所從出者於是可見矣後世賢
君若漢高之天性明達寬仁長者以創漢家之
業文帝之躬脩玄默以德化民而致后元之治
光武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成中興之功章帝
之事從寬厚文以禮樂濟永平之政唐太宗之

畏義好賢力於爲善速致太平憲祖之聰明果
決得於天性卒平禍亂宋藝祖之寬仁多恕心
無邪曲而有以易五季干戈之亂仁宗之恭儉
仁恕寬厚惻怛而有以開元祐炎興之運誠如
聖制所謂亦未嘗不各有其道也但此之謂道不過
天資之近似耳就而論之則惡聞詩書崇尚黃
老溺圖讖以蹈封禪之非乏剛斷以啓成門之
釁以至天倫慙德異術荒心任智謀以成功聽
讒倖以廢后帝王純粹之道果如是乎道旣未
純則法之所立宜乎其不能盡善也故漢初三

章之約律令之次章程之定與夫侯國之封所
謂磐石之宗犬牙相制者規模亦宏遠矣然不
革秦習不任周政所以治雜於霸其後禍難屢
起亦非法之所能防也唐以六典建官以租庸
調取民增置學舍生員以養士與夫以府衛治
兵所謂居重馭輕五大不在邊者節目亦詳盡
矣然大綱不正昏風相襲所以治雜於夷其後
變故最多法亦屢壞而不可支也宋人重儒術
愛民力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
臨財賦與夫通判縣尉之置要皆以收方鎮之

權所謂混一天下亦長慮而却顧矣然武備頗
衰功成亦小國勢日以積弱莫能善其後也故
曰後世以法把持天下而臣謂法之不本於道
者夫豈不然耶以是觀之則道有純否而法隨
之法有善否而治因之孰謂爲治可以無法而
立法可以不本於道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用夏變夷一代經制之備真足以匹休帝王
而開

聖子神孫萬世之太平矣觀夫京畿諸道之建置

宗藩列爵之世封內則罷丞相而設府部外則罷
行省而設三司有

大明官制以定其員有諸司職掌以定其守

命官議禮則吉凶軍賓嘉之禮有其等矣而又有
禮儀定式諸書以示其品節制度焉

命官作樂則郊社宗廟朝廷之樂有其章矣而又
有太常神樂諸署以習其器數聲容焉內設國
子監以教天下之英才外設府州縣學以育民
間之俊秀經義之制定而士無詭異之談科貢
之制行而士有彙征之望以言乎律曆則造曆

有官而閏餘歲差之有筭司天有臺而休徵災
異之並占且謂至元辛巳之曆漸違天度遂以
洪武甲子之歲肇起曆元律曆之正何如哉以
言乎秩祀則大而郊廟儀物典於太常小而厲
享品節詳於祠部正嶽鎮海瀆之神號革前世
不經之滄名帝王陵墓三歲一降香祀之先代
賢臣惟以當時官爵稱之祀典之正何如哉謂
田賦不均非所以遂民生也

國初丈量田畝以抑兼并清理田糧以防姦偽且
視土地之肥瘠以爲稅科之輕重是雖非井田
也不幾於什一之中正乎謂泉貨不通非所以
資國用也

國初因桑穰之饒而鈔法甚嚴置寶源之局而錢
法再變茶馬鹽課之利則以助軍需商稅魚課
之辦則以助國費是雖非幣餘也不幾於九府
之圜法乎禮部以科舉之式選士必嚴貢舉非
人之律吏部以銓選之法選官復有推陞保舉
之例其選舉之公彷彿乎虞周明揚賓興之典
也給由雖有常期而所以爲黜陟者復稽其旌
異之典紀錄之冊焉考覈雖有通例而所以校

才能者復稽其歷任之久暫地方之繁簡焉其
考課之嚴頡頑乎虞周三考六計之詳也以兵
制言之既有親軍諸衛以衛一方復有各衛守
禦所以衛郡邑且府衛之所職掌雖各有司存
而軍政之樞機實由於兵部蓋居重馭輕之中
寓防微杜漸之意此我

聖祖親歷戍行灼知古今利病而為是良法昔人謂
其軍政有統真知言哉以刑罰言之

大明律之綱有六而其目止於四百六十

大明令之綱亦有六而其目止於百四十有五焉是

雖因唐制而定五刑其間別比類異簡而易遵
明而易曉蓋我

聖祖斷自宸衷務在直言其事庶幾使人易知而難
犯昔人謂其有象刑欽恤之仁真知言哉夫一
代經制之備如此豈偶然而致之哉蓋有本於
其間矣臣嘗莊誦

聖祖之言有曰朕求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
授受在允執厥中又曰人君一心治遺之本存
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
治不可得也大哉

王言非真有得於帝王之遺能如是乎宜其創制立法盡善盡美致雍熙泰和之盛直等帝王而上之矣

聖制又謂帝王廟祀立於京師自昔忠良多與配享雖以勝國之世祖而亦或秩祀焉豈非以後世英君誼辟其政治亦有可取者歟蓋自洪武六年定歷代帝王之祀自伏羲以至元世祖凡十有六君皆以其開基創業大有功德於民耳若周文王雖基周命終守事商之節唐高祖雖君天下皆賴太宗之功故不祀焉伊尹之告其君

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聖祖秩祀帝王之意不在茲乎二十一年定名臣從祀自風后以至赤老溫凡三十有七臣皆以其始終全節與有功德於民耳謂宋趙普雖曾有微勞然實深負於藝祖元安童雖信有勲德然難並列於先臣故不祀焉盤庚之告其臣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聖祖秩祀名臣之意不在茲乎故程頤之論治獨歸於帝王而常不足於後世者天下之公言也聖祖之秩祀並隆於帝王而亦不遺於胡元者

王者之弘度也且以前世功德固有當崇而後人監
戒亦有攸視

聖意亦何深遠哉

聖制之終有曰遠師帝王之道而望道猶有所未見
近守

祖宗之法而行法猶有所未逮其故安在且欲臣等
詳著于篇將采而用之以資于治臣雖愚陋敢
無一言以對而徒進諛詞曰道則至矣盡矣治
則已臻皇極法則無可議者矣獨不有以來曲
學之誦而上負

獻其言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此即臣所謂無
法外之治是也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
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即臣所謂無道外之法
是也

陛下誠能重人倫之始審王教之端如文王之雝雝
在宮無斁亦保則關雎之化其庶幾矣圖

國祚之綿洪計

宗桃之嗣託如文王之振振公子以永姬籙則麟
趾之化其庶幾矣關雎麟趾之化成則至於兄
弟御於家邦而道無不純有以匹休帝王而增

光

祖宗之道矣道既在我則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而法無不善有以匹休帝王而增光

祖宗之法矣夫道無不純則風化鼓舞者有其機法無不善則轉移闔闢者有其具致

祖宗帝王之盛法又何難哉是則

陛下之所宜加意者誠不在於多方也伏願少垂天聽克廣德心不以臣所陳之言為謬而聽之惟聰不以臣所言之事惟易而行之惟力矜持敬畏不少間斷

清燕之優游無異於

大廷之臨蒞便嬖之使令不忘乎儒紳之奏對則道可純法可善治可久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草野之人不識避諱冒干天威無任隕越之至臣謹對

舒梓溪先生全集卷一終

觀人文化成天下貢飾匪崇

升王治宜照日中豐亨永保

合宮衢室百僚方慶於師師

王陛丹墀一士不遺於諤諤雖則細流寸壤諒無

補於高深然而葑體芹心敢自羞於側陋各陳

膚見庸助

多聞聽徹

堯聰幸而陳於諷諫明分

舜目勞手筆以標題臚句聲傳雲外簫韶並下

恩袍動色

禁中草木同輝京兆引騶儀曹致享衣裳在笥

幣分珍禮數便蕃知儀文之循舊

聖情咨眷感

寵遇之維新臣等樛櫟庸材駑駘下質荷此難酬

之

大造思捐已獻之微軀德業相期共保終身之遇

忠貞自保寧忘始進之心臣等下情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隆聖孝以答人心疏

臣聞帝王之行莫大於孝而其事莫大於送終故仲尼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言天子之道惟孝足以答人心也孟軻曰事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陛下之欲聖孝豈有大於今日之送終哉方慈聖康壽大皇太后之崩也中外臣民皆以爲陛下向在宣府稱是家裏身閒心樂歡喜自在必不歸也詎意

聞計之日奔走哭臨此

聖衷一念天理之發可與爲虞舜周武者真出於常

情測度之所不及也臣雖哀號摧裂之際竊喜

陛下英斷謂或曲從易月之

遺詔必不能已於終喪之至情是當三年之內

深居

九重無復外出移所以哀慕痛切於

大行太皇太后者以朝夕問安侍膳於

慈壽皇太后也誠如是則順德應於天下令名留於

後世舜武之孝可並稱矣前日之狩懷來居宣

府天下之人方大疑之今日必釋然曰

皇帝明聖非無事而空行必有故而暫出不然何其

至孝與古帝王相似哉荒繆淫嬉之謗可以白於後世矣昨者復聞傳奉

聖旨云

大行梓宮近於開隧欲往

山陵自行親視臣竊疑

陛下此舉乃一念天理之未充人欲復得以乘之也蓋天理人欲之幾甚微非講習之素未有不以人欲爲天理者何則於禮或違於法或乖則事雖天理亦人欲也

陛下欲視山陵以伸追望之情固天理也但以法論之不知

祖宗以來有此故事乎果有之亦當謀於公卿大臣而後往如其無也則是哀不中節而入於人欲矣又欲於隨侍一應人員及擺路軍士人馬都

不必用但少擇隨身輕騎徑往是陛下不以一己之哀痛致臣民之悲號亦天理也但以禮論之不知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有此輕身者乎不然則警蹕侍衛之嚴何用於宮闈之內也此可見

陛下孝誠之未至天理之未充而人欲得以乘之也

陛下不亟審察則人欲之乘無有窮極臣恐一騎北
奔之餘目中無山陵而有宣府雖

大行梓宮有不遑恤者矣

聖德剛明必無此過但人欲之攻天理其勢斷有不
可者焉萬一視陵之後此心莫制而遂出關則
是惟

陛下荒繆淫嬉之謗終不可以白於後世群臣不肖
之罵天下亦不肯少貸以爲

陛下自踈絕之而善無與入也備顧問者人必罵之
以庸淺而不能啓沃司諫諍者人必罵之以緘
默而不能正救位公卿者人必罵之以庸劣委
靡而不能輔導主持夫使臣受罵於當時

君受謗於後世

祖宗朝廷有不羞耻是皆一念之未充人欲乘之之
故也且人欲之乘天理其害豈止於是將使三
綱盡淪九法盡斁君子盡制於小人中國盡入
於夷狄而後已臣受聖賢之訓每覺一念天理
人欲之萌則戰戰兢兢恐底於隕身滅性之禍
况

陛下受兩間之託寄萬民之命可以頃刻放肆而不

審察於斯邪伏願

陛下由此奔喪一念之孝誠擴充天理過絕人欲深居

九重恭默思道雖踰月釋服之後儼然烝烝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延訪群臣以求敬天勤民之道緝熙

聖學以求顯明德行之益使備顧問者得以致啓沃之誠司諫諍者得以據正拯之力位公卿者得以盡輔導主持之忠則所以擴充天理者有實事矣於宣府所貯之財盡發之賑濟本鎮之貧

乏以償其半年士馬蹂踐之苦於邊將之冒賞賁緣怯懦致寇以貽

當宁之憂者

降詔切責而戮尤駑下者數輩以警其餘於宣府所居之室則毀之以絕遊幸之念於宣府所嬖之人則誅之以銷怨望之變則所以遏絕人欲者有實事矣凡此數事

陛下斷以行之則天理可以純全人欲可以盡去聖德盛而聖治升矣天下仰望大君之心可以答矣脫

陛下以宣府之事為

山陵之後終當一往則是諱以為過而吝於改也

其何以明理欲之分而答天下之心哉臣待罪

史館掌記時事與其記

陛下之過以取直於後代不若違

陛下之欲以致敬於當時故敢冒昧上陳伏願謀於

老臣詢於良弼聽臣之言不為此行以判天理

人欲之大分則

聖學昭炫天下服矣

車服疏

臣聞臣之事君也陳善必有其幾揀過必以其

漸向者仰見

聖孝之隆敢昧死以天理人欲之際上陳者誠見

陛下可與為周武大舜也恐天理之幾微則人欲有

時而或萌自非營識擴充鮮有不為人欲所勝

况惟聖罔念作狂是以區區忠憤不能已於言

也伏於前月十二日見

大喪發行

陛下以孝誠痛切違

先朝故事衰經送至

山陵伏念曰

聖明真見夫天理故動合於道如此也及廿一日迎孝貞大皇太后神主

陛下憫群臣立泥淖中又違

先朝故事特命曰百官免行禮竊伏念曰喪易寧

戚

聖明真見夫天理故言合於道如此也故知爲

天子者能擴充天理則言動自合於道而禮儀制度

固其所矣又何必故事之循乎既乃

馳一羸車從

西長安門入徑至

奉天殿前而使

孝貞大皇太后之主從之臣乃切痛

陛下講學之功未至故天理隨發人欲奪之雖言動

有合於道不過天資之美也不然則羸車乃糞

壤蹈踐之物豈可馳驟於

闕庭

孝貞作配 茂陵于茲十一年未聞有失德也果何

謂而不得正其終 主從旁門而入邪害道傷

化莫斯爲甚臣以

杜濬外集 卷之三
陛下必隨悔之明詔中外以示改過而大臣以道自處者亦必極言抹過以慰夫人望者矣潛聞側聽旬有餘日既不聞諫而新進小臣輒敢昧死言焉

陛下因巡邊至薊州地或逢山而獵或遇水而漁千乘萬騎之所臨縣官廩餼多不能給東奔西突之無定武臣師律有不敢加六師擾攘四民驚竄小則奪人之雞豚大則掠人之婦女有上干天和下召民怨者然事雖得於風聲迹多乖於耳目雖欲上言有不敢也又况巡遊蒐獵古

帝王之所不廢自非流連荒亡史冊無譏焉

陛下好漁請以觀魚言之文王在靈沼而於牝魚躍詩則美之隱公如棠觀魚者春秋則譏之何也蓋文王循天理而與民偕樂隱公則循人欲以快一己之樂也

陛下豈不知以天理從事而聽臣之言哉則是雖不敢言亦若不必言也今者迹既昭於見聞事實干乎曲禮復容忍以成

陛下之過豈人臣哉臣不敢以遠引切見祖宗大駕之制有板輜有步輦有大涼輦有大小馬

輦有玉輅有大輅未聞有羸車也蓋羸車乃庶人所載乘者

陛下損至尊之等威而下列於庶人未之嘗聞也有邪媚之徒為

陛下解曰巡遊半年以來單車疋馬習以為常而大

輅衮冕實有所不便此臣所大惑也今夫大人

君子必以冠冕佩玉為常使之袒裼裸裎則愧

赧而不敢見人矣走卒僕隸必袒裼裸裎為常

使之冠冕佩玉必拘滯束縛不能拜舞周旋矣

孰謂八業

天子乃不便於大輅衮冕而惟安於糞車褻服耶自

非溺於人欲而失其羞惡之心必不為也又或

以為治大法有不在此則孔子告顏淵以百王

之大法自正朔韶舞之外惟曰乘殷之輅服周

之冕而已自古聖賢嚴尊卑之分定上下之制

豈有大於車服者哉且

祖宗之制 主必於 午門昨

孝真大皇太后之主以從

陛下之駕入於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

曰六月己丑

車駕至自山陵迎

孝貞純皇后主入 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

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則

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夫人之行莫大於孝孝
莫大於送終故孔子述孝經而以喪親終焉

陛下隆聖孝而致

大皇太后負不得正終之寃豈可以言孝哉是以

大廟祔主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或者

大皇太后激怒於上天冀

陛下悔過以明其疑謗也臣待罪史官凡

陛下動一言敢不實錄若攘夷之勇郊天之誠奔

喪之孝恤刑之仁採荒之惠分封之恩實所目

擊他日固將大書以為美談矣漁獵之荒嬉

經筵之廢弛儒紳之踈遠耳目之壅蔽胤祚之不

憂亦所目擊他日雖為

陛下諱而四方野史亦將記之故古之聖君有其位

必盡其道戰兢惕厲不敢以位為樂也樹誹謗

之木設諫諍之官採過去非遠讒絕惡唯恐一

言一動違於天理流於人欲也今

陛下溺於人欲以樂天位群臣復泄泄沓沓無所主

持是以比者天災地變紛於奏章盜民餓莩徧於天下其尤異者

陵寢之上雷震明樓皆天示怒於

陛下也君臣之間曾恐懼而脩省之乎宋儒朱熹曰天者理而已矣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臣觀

陛下近日之所行雖天理有未純亦未可謂逆天理也但

宮闕禁嚴尊卑闊絕所行或有逆於理者臣亦不可得而知也不然何天示變之多耶姑以一二言之狎於番僧則自稱大勝法王昵於邊將則

自稱威武將軍羞膳打乾致上供有不足之懼馳驅徹夜致下人有不遜之言凡此顛倒昏瞽之事誠有不忍言者謂非逆理可乎伏願

陛下以天子爲貴以宗社爲重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視朝勤政高拱深居庶幾補往者之過進來者之善以基

上帝無常之命以慰

祖宗有知之靈幸母自棄曰非不知天理之爲美今且溺於人欲臣聞太甲初年顛覆典刑宣王少時未免詩人之刺其後太甲處仁遷義爲商之

賢君宣王遇災而懼脩德任賢爲有周中興之主
廼知自古帝王未嘗無過貴乎能改過也今
陛下惟以湛樂之從而不自處於尊貴初豈有太甲
宣王之大過哉况

天資剛明春秋鼎盛一旦奮然用力於天理則何舜

武之不可爲哉臣昨者又聞

車駕消息將往延綏以臣微賤安能制

陛下之行哉但恐復不謀於公卿而不備乎法駕則
等威有愧於

帝王服御下同於士卒其所感召有大憂者也昔辛

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十年此其
戎乎其後晉果遷戎於伊川彼賤丈夫也猶足
以觀感召况以天下之

主其所感召可不慎哉伏願

陛下獨斷於中博采於外不復巡幸乃悔過第一義
也苟溺於人欲而不能制延綏之行亦必尊

祖宗巡狩之典儼

帝王法度之儀乃改過第二義也臣惟知有懷必吐
之爲忠而昧於未信而諫之爲謗惟

聖慈矜宥憫其心而察其言則宗社幸甚

乞恩終養疏

臣聞古之人臣以道爲進退者明主必借之以風天下蓋進以道而能借之則朝廷之士習正焉退以道而能借之則田野之民俗厚焉自古未有士習不正民俗不厚而可稱善治者明主見善治之端而於此人焉借之故化行而不留法施而民不犯也臣去春濫名有司不敢異說曲學惟先資於關雎麟趾之言以至家邦之御實純王之道也

陛下不加棄黜乃首賜及第授官翰林亦曰臣之進

以道可借之以風天下耳不然則百工之內豈少臣耶臣竊慶遭逢不勝感激謂於國苟有所益於家必無所私於道苟有可行於身斷無所恤此臣之初志也柰何事與願違比聞家鄉水患異常言其大也東湖至於西湖合爲一壑言其久也四月至於八月將踰兩時民舍沉淪殍骸枕籍言之可爲流涕也臣家素貧乏無儋石之所儲身復孤單無弟兄之代養臣之父母亦寧免於溝壑哉且臣父年六十有四雖稍健強母年六十有五舊多疾病加以饑餓所迫暑濕

所侵別離愁苦之所感誠有如曉露風燈不可
永保者矣夫天下之士昨聞

陛下借臣以道而臣乃不顧父母之養如其道安在
哉故敢陳見悃誠伏乞

聖恩放歸田里以終養之則臣之親得生見臣一日
者

陛下之賜也臣得及一日之養於親者亦

陛下之賜也臣犬馬之年苟有不卽時隕滅則他日
敢不感激捐軀以爲

陛下洪慈萬一之報哉伏願哀臣之志答臣之誠而

聽其終養則非惟免臣一人不孝之罪草野之
人必皆曰

天子實隆孝理將歡欣鼓舞而興孝矣是臣之退本
以情也而

陛下以爲得子之道而借之則風化之係豈小小也
哉

留駕疏

臣等切見

大祀後屢有南巡之 旨今逾月矣以爲公卿臺
諫必能勸止乃者科道官等猶以爲言而

卷之二
十五
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
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無非
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

陛下兩巡西北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
於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是以今聞南巡衢路
之民莫不逃竄而有司方以迎奉為急竭其財
力以供萬一群聚嘯呼為禍不細且

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
親王地方據勛臣之禮以待則

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
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由此觀之
則

陛下巡狩非古聖帝明王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
遊博浪柏谷之禍不可監哉事幾著明非特
等數人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也然大臣知之
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順也蓋以
陛下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為矣又以
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

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為苦言以救
而聽

木溪外集 卷之二 其
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爲

陛下言者江右有 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

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

陛下爲奕棋以除革年間事爲故事也特左右寵倖
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

陛下耳使

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褻
而漫遊哉夫以

陛下雄才大略前古無比誅鋤兇邪私愛莫牽苟有
官弼爲

陛下責難陳善以擴充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爲者矧

於安 宗社計治亂者哉昔唐郇模乃賤丈夫

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惜殺身殉國况 臣等俱

法從之臣且受

陛下國士之遇者哉伏願憐咎 臣等愚衷降悔過之

詔絕遊幸之念日親

經筵脩明治政建立

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則

陛下真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漫之遊哉

辭陞俸級疏

臣惟或賢或否隨其器而使之君之仁也或遠或近不擇地而安之臣之忠也臣實不肖誤蒙先帝擢居翰林後果不稱調黜市舶感激先帝之仁思無以為報者惟宣

累朝威德懷來遠夷不幸遭喪去任琉球國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奔送竊謂夷情易感如此若獲復任則東海諸夷凡有君長者皆可懷來致其朝

貢庶幾報

先帝忠

陛下少盡區區犬馬之心也昨者起復前來不意吏

部依奉

詔書將臣復除翰林院脩撰照例陞俸一級臣切惟

復職者乃

陛下登極詔書所以更新天下臣敢不欽依戰兢就

列惟陞俸一節臣之不敢受者有三而

陛下似亦不必與也蓋爵賞以勸功威刑以馭罪天

之制也臣在

先朝初無論思獻納之功徒有愚戇冒干之罪豈敢違天而徼利哉此臣之不敢受者一也賢者

以諫行言聽爲榮不以爵多祿厚爲寵今臣所學未少試於

清朝而所食遽濫冒於殊數豈孔門先事後食之義哉此臣之不敢受者二也夫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聞之道路

陛下倚任大臣聽信言官漸不逮初政矣夫大臣陛下之腹心也言官

陛下之耳目也於耳目腹心猶有間隔之時則臣之備員侍從者畧無肢體脉絡之繫又安敢保其恩禮之始終哉况臣獲罪

先帝亦非有他言也因見宸濠有謀反之狀告之曰南巡有親王之禍又見陸完有通謀之迹告之曰大臣懷馮道之心斯二言者實

社稷安危之慮也特以位卑而言高

先帝猶加罪焉况

陛下剛健以立本實堯舜之資也臣固以堯舜之德望之矣

揖遜以繼嗣際堯舜之運也臣固以堯舜之治望之矣立朝之後則所以責難陳善於

陛下者又烏能已耶若夫存天理遏人欲於堯舜之

德日求其純親忠賢遠讒佞於堯舜之治日求其至茲固

陛下之所以矜持抑畏仰承

天意者然或幽獨得肆之地一念少懈則形之政事未必無可指擿言者加以臣之戇愚雖有

祈天

永命之論制治保邦之謀

陛下忍而容之亦難矣此臣之所為懼而不敢受者

三也夫臣之不敢受有此三者伏乞

陛下亦憐而信之曲順樂誠准令辭免臣實不勝感

激悚懼之至

辭陞俸級疏代撰

臣等性習迂踈叨縻仕祿事因感觸言輒狂誣

荷

先帝曲宥得遂更生遇

聖主覃恩濫竽召用已為非分之榮愧生憂至是謂

不耕而獲灾與戾增方虞報稱之無能詎意

寵光之再及比臣執案吏曹預聞覆議事干公論

非可輒便私圖恩出上裁何敢先意引避但

交章崇節皆原與善之公而人臣事君本無過

分之善宋臣蔡襄以爲人之忠孝亦若鷺白鳥
玄蓋物之本然染而免之何可長也故智名勇
功以爲右職君子之不幸高爵厚祿以爲忠勸
非盛世所宜聞當

先帝刻日巡狩之時 宗社安危所係稍有智識實
積憂疑故翰林院脩撰等官舒芬等郎中等官
張衍瑞等寺正等官周敘等主事等官林大輅
等行人司正等官余廷瓚等及醫士徐鏊指揮
張英等各䟽連銜固非依隨之附和伏

闕抗論實無憤激之孤危如黃鞏陸震及臣與萬

潮陳九川又以言多泛及是以權奸播弄兇威
中以危禍杖決仍坐罷職幸獲全軀仰荷

聖皇矜宥往愆兼錄遺直如張衍瑞等俱蒙超陞選
授加俸贈廕有差黃鞏陸震又破常格而沾

卹典臣及萬潮陳九川亦隨資地而復官常死者
不沒其善生者與有其榮蓋不必於均被寵私
而自知有誤蒙覆幬者也顧以犬馬圖報尚未
能副初心而較量資級致有煩於 廷論將使
後之議者素輕名檢或以效忠爲徼利祿稍重
廉耻深避去官爲落便宜此臣所以於前項陞

樸溪外集 卷之二
俸有不敢當者也且臣忝屬吏部又副功曹自
進士歷主事於今十有五年而署員外郎八年
憂苦家食居其大半佐銓註未底於精覈與否
臧輒滯于賢愚所務者大而力不勝所志者荒
而心益怠恒思避位亦恐妨賢特以迹涉虛讓
而先疑事若近名而中止是臣於尋常職業尚
每揣心而不堪其憂故於異數
醜恩安能覩顏而冒受茲寵伏望
聖慈俯鑒臣愚容臣辭免不勝感戴祈懇之至
乞命婦朝賀疏

臣切見本月十九日報光祿寺爲供應事照得
本年二月三十日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例該

欽賜文武百官壽麵欲照例備辦奉

聖旨是竊意諸命夫筵宴於外則諸命婦必朝賀於
內

陛下至孝外彰

皇太后歡顏內動真足以追想

武宗皇帝遺詔文明武斷爲天下得人

皇太后慈闈之奉萬萬歲有此日也本月二十六日

乃復見報二十五日禮部官奉

聖旨二月三十日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命婦免朝

賀欽此切意禮以飾敬儀以飾情近者災變之象上

下交見溝壑之民父子相食

陛下於一節禮儀所以自待者皆損抑之固

聖心兢惕畏天命而悲人窮也若夫

皇太后聖旦乃

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

賀則又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也亦遽傳免以事

失輕重恐敬以禮衰情以儀薄矣使此事出於

皇太后

陛下亦未宜將順使此意出於

陛下

皇太后亦殊覺淒涼此報一出人心驚疑夫以

皇太后承事

孝皇十有八載 母儀天下十有六年奉

陛下 宗社大計其情固欲親之也

陛下承繼大統與祖為體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

與我

大祖高皇帝制服之意則是

陛下於

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矣

大君禮法之宗也大臣禮法之守也以職在紀述不

敢僭言唯免命婦朝 賀一節事體雖若非大

感應恐亦不小若果為

皇太后之意仍乞宣示 懿旨以釋群疑若或為

陛下之意伏乞別降 綸音以彰至孝 臣誠愚昧行

且隱淪然區區感激之私未嘗不以堯舜之道

望

陛下也顧 大威嚴重

聖三期迫不能盡所欲言耳 臣誠惶誠恐不勝殞越

戰慄之至

舒梓溪先生全集二 終

舒梓溪先生全集三

明翰林院修撰進賢舒芬著

孫 舒 琛 輯錄

後學 豫章 漆 彬 校刊

西甌 趙秉忠 同校

外集卷之三

序二十三首

石齋序

少師楊公之再入相也俄請去 上止之再請再
止之志未變也芬質諸館閣群臣有道者曰公其

可止乎 上以八千里召公謂道在公也公至而
以道焉有不可力請去可也今無不可而再三請
去豈格心之法固如是乎不然似非所以稱 上
意也曰子不聞公之號石齋乎以其字介而取諸
豫爻之義也蓋公之初相時 朝廷方有所懲創
故得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道從事今公之釋位
三年矣君德或者有所間斷國紀或者有所紊傷
天運時數或者有所消蝕世以爲韓范而公危之
故惟慨然任乃道之重而以身視人此道之在公
者欲莫能加物莫能傷安靜堅確以入於真得介

石之義也子惡得而知之哉芬曰信然則吾請叙
石齋以止公矣夫字敬其名也名親之命也號實
之形也字滋矣號從緣之不亦贅乎惟以公之名
取夫石則似也蓋公之器足以和君子公之識足
以和小人公之才足以和庶政公之望足以和四
方敷公之道致和焉則君德可張國紀可理天運
時數可以回舉三才而一和洽矣真猶八音條理
而石振之謂公之號有不符於名哉且予聞曰八
音莫難諧于石也然后夔擊石而百獸率舞則功
化之盛亦莫過於石者也公惟不計其難諧而詘

然以綱紀至為終事則至和以形而名之有無實石之為義得矣區區一介烏足以盡公所取乎石者哉昔伊尹之榮阿衡非一日也至太甲一德之後乃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是大臣以君德之成為寵利斯時也能介于石不終日而去可也苟以爵祿之盛為寵利而幸公之見幾是以硜然之石待公矣公豈其然僉曰是可以止公遂書此為石齋序云

送楊德周赴殿試序

楊子將赴

大廷之對陳子劉子廖子林子郭子咸贈之亦取諸舒子舒子拜稽首曰道不足者行違德不肖者言悖我固無言加於楊子也僉曰楊子必得子之贈可行也舒子乃言曰我聞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然則

大廷之對亦楊子先資之言也可不重歟治以道救敝而更化蠱者飭否者休生之養之屬之愛之善之措百姓於大和勤以禮樂勞以射御休以道德說以仁義欽哉惟幾惟上帝之監觀是謂用其中則於吾身親見堯舜楊子豈弗良于言哉惟風愆

弗戒于幽亦千一亦萬一我則未之或正我請墨
惟茲人之窮一婦無告我則雪之惟茲獻霏天資
我后以亂有邦乃逸於野我則蔽之惟茲封疆之
弗靖戎馬生郊君之憂也我則辱之惟茲多故君
有責焉我請辟罔或富貴之淫而泆欲之迷也楊
子豈弗良于言哉我聞古人則有若伊尹起畎畝
幡然與湯曰必堯舜吾君必使斯人爲堯舜之民
蓋幡然而起獻其身也爲左相拜其命也其堯舜
之民先資之言也已而與湯咸有一德又以斯道
覺民至無一夫不獲自盡成其信也楊子已獻身
矣行拜命矣先資之言在此行矣惟他日克成其
信則阿衡豈得專美於商哉明日陳子以告楊子
楊子去

送倫太史白山畢姻序

有年甫冠貫穿經史百家之粹言

朝廷之典章理焉若出諸其性意焉若出諸其心
詞焉若出諸其口無牴牾者一舉魁天下士名人
宿儒靡然處其後及對

大廷賜及第官翰林與獻納議論上下古今以承
天子之寵光使一常人處此志不盈氣不驕色若不

自矜者蓋亦鮮哉予同年倫君彥式生質之美德
器之洪乃有異於人也豈造物爲工拙厚其賦抑
先大夫宮諭公德行文學偉然爲一世望而其庭
訓諸子者又自有範圍哉不然則彥式以甫冠之
年負博學登高科爲美官志畧不盈氣略不驕色
畧不自矜吾不得其故也吾聞漢有以孝廉比顏
回者漢人善標致豈有真如顏回者哉若羨憲之
賢庶幾焉則不知其家庭師友之訓視彥式何如
也彥式有叔度之賢而又有先大夫之教是天人
命之者既厚而彥式之所以克之者亦至矣宜其

大過人也哉居七越月得給假歸省且畢姻事館
閣諸公自元老而下咸有贈言或以歌或以詩芬
在館末屬當序夫彥式近道者也予迹友而心師
之言則無能益也然惟先大夫之墓木雖拱而太
夫人則康強在堂先意承顏無謂孝子之疏節也
孟子云人少則慕父母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
君彥式今仕矣得畢姻有妻子矣使慕太夫人者
由是不少衰焉則舜可爲也豈徒顏回哉茲固諸
公之所貴於彥式而切於勸效相期者也彥式其
益思所以無負也哉

南臺便養序

臺中官御史也有言責焉爲天子耳目不徒官守而已夫官兼有官守言責爲天子耳目則是與宰相頡頑有志於濟世者不肯朝夕去朝廷矣朱士光同年之有志者拜御史乃乞南臺何耶東洲夏君曰大叅公方老朱子欲便養耳予曰今御史之祿古上農夫之分耳况大叅公裕然蔗境亦豈需是耶夏君曰子知易之文乎曰聖人待衰世之意也曰然易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今南臺非易之所謂二耶昔者周

南之化周公爲之也而其彥泯然召伯之理南國也召南名風終周之代君臣賢之其論曰昔文武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周公非不聖於召公也二多譽以遠於君克自見也譬之乎日與月焉朔之合也月何微也洎分天而與日望則月之光如晝矣若周公常時豈徒其彥之泯耶狼跋東山懼亦至矣士光以大叅公雖老也而其心則無一日不問王室我茲侍側危機徃有懼也非所安親而濟世矣於是乎外之則五陽剛中二固其應迹雖遠而道有合也物烏得間之言信也職盡也世

將爲大彥所以爲大叅公之志養者不在茲耶予
曰然則士光必有所兆也今

主上未有闕失矣人亦無悶然遺于野者若夫負而
乘之冕而何校者亦豈無之士光爲御史且三年
未以告于上何也豈自列于楊子將七年而待韓
愈之論耶然孟子之論蚍蜉蠹則以數月也士
光果有所待耶世無孟子矣君知所以爲同年者
將不得爲韓愈乎哉東洲曰友道其復哉是足以
成士光之養矣

太常少卿萬治齋歸省序

治齋之行 乘輿方北巡同府諸君不責我之侍
從失職不能載筆以往使 命令之行于邊徼者
有所闕失乃使爲贈言則大者毀小者隨言將不
重于治齋矣且昔者安化稱亂于外劉瑾作孽于
中公卿輩鼠者無所如往惟遠慮楊公夕得

命而朝就道殄克太憇以寧 宗社以揚豐功其隆
望孰得其許可哉及爲吏部則治齋首自刑曹轉
而寘之考功旣而盜賊攻劫陷城池弱官軍絕上
供漕輓之路青齊江淮湖襄皆哀骨潰血烈于黃
巾時鷲于誅亂兵無有易發當事者惟求于陸公

定計出師采遂撲滅不貽

天子憂以陸之剛正嚴重未見其易推擇也及爲吏部則治齋首自考功轉而寘之文選夫以二公之爲國謀豈所無措其忠哉惟先后同心以用一人則治齋之賢可知我雖重言不能復有所加矣况今以兩官勞爲太常少卿得奉例省親以歸固欲一釋太守公睽違之憂以安其心也不知太守公以三朝老臣憂國之心不改在位又以一家之中子若孫孟也爲御史仲也借計上以守大廷之對而君其季則借公卿也潮也爲推官津也廩于學

以待鄉有司之業也無非食君祿者將何以報哉御史有言責也必盡其忠推官有官守者必修其職其未試而待用者策必精行必成而君既階公卿之位必以身任天下之重無所與讓則太守之憂始可釋雖不一來省謁其心亦帖然安矣君誠知安太守之心者在此則是行也朝拜廟而暮促裝以赴闕可也子之憂無可釋者不暇治辭不識斯言足聽于諸君否足贈于治齋否也

蓉湖陳公左使江西序

位者聖人之所寶何也聖人者道之所在也民之

望也聖人欲副民望使知者愚者賢者不肖者饑寒者鰥寡廢疾者咸不失職吾之道固能也然非有其位則無所於施然則聖人之寶位豈利也哉今之位內則六卿外則左右布政使若重焉者或者以爲苟志於民不待是也是不知有時焉時有變故而事有繫治忽之機者小官縣力能以道而獨行乎哉故今之位亦有道者之所寶也吾江西方亂若新建國布政使之選難其人矣

天子明堂以福建叅政蓉湖陳公爲左布政使以往蓋殊擢也夫陳公有道之士也而有是位則民之望固易副矣然適變故之時也君子之所望於公者豈徒不失民望而已哉昔歲庚午太阿倒持新取其柄當位者遂不復計長途而小者是務是以守桃司香至今遺恨及霸州盜起同一邏卒之責也乃重煩邊兵茲亦背水而陳矣尚幸無北風之警也至今番處禁垣則肘腋之下將易驕卒易悍斯三者吾知陳公亦嘗旁觀而竊歎之矣今江西之害民者旣去而復得有道之士蒞之則鼓舞至治要不待於五年但計其及於天下則今日之禍亂亦前日之當位者知守

祖訓而奉行之過也蓋國家之親親小過大故莫不
諱之雖古親睦惇叙之道何以加於此而顧倚茲
不戢何邪是則計之大者膺

天子殊擢則事亦有不必蹈故常以副君子之所望
者不然則事變相尋吾一方亦不得恃公以獨安
也時叅議魏君喬儀僉事蕭君必克周君汝和與
芬皆繫官于閩以陳公有道有位有時故於其往
也故相與爲此言贈

李通甫僉憲陝西序

癸未之冬庫部員外郎李君通甫以叙遷陝西按

察司僉事而延綏邊備寔委以經畧也其同官宣
之舜卿邦興邦懋允濟輩問贈言於予予聞按察
司外臺也其職于糾劾百司辨明冤枉與都察院
十三道等耳何爲今皆失其職惟庶獄小有言之
問邪苟以爲人人君子百司無可舉之過則部使
者輒復舉之或者論皆平刑旣協中天下無冤民
與則又不遠千萬里以叩銀臺擗登鼓以伸憤恨
者略無虛日子尚疑其健而有力庶幾是也其瘠
焉無告死構陷死誣訐死威虐死幽囚以爲怨鬼
者歲計天下寧止於數千百人邪若夫西北邊備

則莫急於食也經制之人未嘗不擇司徒歲餽之
常鹽人課辦之助簿書出納且繁密於司會之貳
也何近年士卒每食不飽至眊眊然執戈疾視其
長上邪債帥奪攘自古已然若大將行邊數堡以
誅求則弊起朝夕也亦未聞有以告也執政者顧
爲之諱而寧失士卒心志何也予比接李君一話
言見其嗜欲也淺其持守也嚴內剛而外和識遠
而才副其論諸司之守慨然有復古之意焉則茲
行也於其道蓋有合矣他日傳延綏士卒之奮將
吏之飭可以踐故城可以淨河套可以繼仲淹世

衡之績者豈非通甫也哉惜予不通世務無以相
通甫之行徒誦 朝廷之典章蓋迂也

景溪黃運使歸休序

天地變化陰陽已陰消陽息爲春爲夏萬物隨以
出也陽消陰息爲秋爲冬萬物隨以入也人遭寒
暑惟居處服食之異何邪草木得變化之粗人得
變化之正粗者氣也氣數短止於五而已正者理
也理數長始於一成於三至於百千萬億而不可
極故聖人在位不言氣數而功業直與天地同悠
久焉亦得變化之正而已矣易曰天地變化草木

林溪外集 卷之三
蕃固舉其粗者也又曰天地閉賢人隱則自非聖人夫人雖得變化之正亦豈能違陰陽消息之機哉但坤雖純陰六四陰亦未極也孔子何以遽示賢人之隱邪豈非以賢人當見幾而作不待陰之極也苟待其極則有世道之責者不當隱無世道之責者方龍戰于野雖有深山長谷不能隱矣又安能保其無咎哉景溪黃子當

孝廟極治之時以春秋家學登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迨今 朝陞福建鹽運使雖皆繁劇之任而處之裕如是豈徒有才能者哉茲

得遂歸休之願同官盛君陳君倪君葉君莫君咸以先生年未及而壯之相祖餞之又爲之詩歌咏之芬在座末景溪以爲或達其意也使序

李宣之守台州序

兵部武庫正郎李君宣之素君子長者今年夏五月推守台州同官蔣某等過予曰宣之入仕十有七年茲遷也用人者固知宣之亦閔台州也予曰何謂也曰台州當山坳海隅山峻拔而海浩渺惟士大夫得其神秀勵峻節而必行其浩然之氣者往往有之其民則不然似朴而實頑似直而實悍

頑則難馴悍則不易馭也其俗不欲去鄉土無商
販而之他是以生齒繁盛而谿阪之田不足於耕
日就窮促也况賦歛日加征徭日益又承平之世
勢所必趨非有君子長者臨之則監司部使者詰
捕催科之令紛然期會將惴惴焉日事逢迎求以
安其位而已雖有循良之政亦何於所施哉李君
謹身帥先居以廉平民固有聞而化之者其才識
練達則於施爲緩急之序亦必有一定不肯厲民
而徇人矣然則他日以循吏稱者不有望於李君
乎哉予曰諸君知宣之而未知循吏也予嘗窺測

班固叙傳循吏之意矣若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
所得行其志者蓋當蕭曹畫一清淨之後而文帝
免租勸農之詔又拳拳然也若黃霸治潁川龔遂
治渤海朱邑治桐鄉召父治南陽亦當霍光因循守
職之後而宣帝增秩賜金之令又拳拳也不然則
仲舒相江都其居官愛民豈不逮於吳文龔黃哉
以當時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弊奸軌不禁
雖有循良之政亦無所於施也矣惟守官在我不
必其官之尊愛民在我不必其民之安則庶幾乎
君子長者之道也此亦宣之心也蔣君曰然是可

以爲宣之贈遂書之

舒天祥通判邵武序

舒君天祥初授蘇州通判以蘇之民雅馴而困於賦至之日謀於守於賦則爲之先後期惟取必於集事而不追咎其慢也於訟獄聽斷肯啣啣語若家人父子之聚惟欲得其情而不厲威罰以汨其真也是以不逾年而民和公私逋負亦莫不集而不見其敲榜桁楊之施瘠瘠然也俄以部者怒其守使之驗治無所構遂遷怒以考中之曰守有餘而才不足是以舊章當得調矣吏部果調判邵武

然則率由舊章其道固如是哉夫邵武僻在閩西北隅唯一道堪巖出山谷中號杉關西通建昌亦販夫老樵之徑也視蘇爲往來七省之路蓋無迎送之勞矣蘇之賦三百餘萬雖閩之八郡不能當其四之一若邵武下郡又不能當其崇明之一邑也蓋無催科之苦矣然則才之不足於蘇者果可以判邵武也哉但聞之有職於郡者凡以爲民也迎送爲候迓之守催科有貢賦之常非治民者之所當盡心也邵武之民性則鍾於崇山激湍頑而無辯朴略而野可道之以政而不可迫之以刑也

况其武衛之卒狠而戾噐噐鼓譟習於爲不義一
且不飽則執戈前鋒以視其長上而不憚殊不可
以紀律用也視蘇之民雅馴易治不啻十倍不知
才之不足於蘇者果可以判邵武乎天祥此調若
曰掌銓者亦必知其故矣則明明典章無勸懲人
者苟名懲而實勸之吾於是益懼人心之叵測而
覺末世仕宦之難矣天祥且行其姻詹汝約輩要
予贈之予以天祥氏出懷王閼吾譜有族誼也烏
得辭况知其所養惜未得所施今見其所守喜其
不爲所阻則又烏能已於言邪詩曰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其慎所好惡哉

王二守體元考最還徽序

志云徽州地襟甌駱俗多豪健其號稱難治久矣
比者生齒盛而常產莫能給賦稅厚而飢年無所
宥擢大魁登要官持公論庇邦人以繩其守土者
又倍於疇曩則徽之難治謂非其守之難哉上焉
有所承下焉必有以致之可否參酌有掣肘焉於
其內是二其守者爲尤難也蓋徽直隸府也非若
外府之有布按監司又治在崇山之間巡撫欽使
之節間歲而或至故雖號稱難治而其休戚操縱

之柄風俗轉移之機在守者惟不爲也孰或撓焉
守則不賢爲之二者始見其難矣民無常產也工
商乃行貨於地方吾欲輯之烏得而輯之歛當饑
年也農夫必轉死於溝壑吾欲活之烏得而活之
士夫以其鄉之利害告也亦惟司命之賴吾欲興
廢之烏得而興廢之義堅而或以爲固仁發而或
以爲迂謀詢而或以爲誣寅同而或以爲詭二守
之政吾見其難成矣茲王君體元三載考績而得
最于吏部則僨數萬之逋賦清數千之逋戎平數
年之奸寇固惟王君之賢也不伎其才不思其猷

不拂其爲使王君處難治之地得以如庖丁解牛
恢恢乎遊刃於技經肯綮者其守之賢亦豈可泯
哉體元還任其鄉大夫士榮其考得最也欲贈之
言予因獎其賢以爲徼民來蘇之望云

符宜臣通判韶州序

符君宜臣蚤以舉業中式于鄉復以能詩聞于時
夫詩則今之爲舉業者不能兼也符君兼之則其
才可睹矣君凡七上春官不第豈其舉業之罪哉
茲謁選得通判韶州蓋次銓也而職司詰盜又勞
役也其諸所負荷如是則必不樂亦必厭然不慷

惺復論世事君則以為才不逮乃先祖父伯叔其始仕也或七品或八品今初試遂得六品郡佐則甚榮其慷慨論世事則猶昔也則其識可睹矣昔者鄭縈能詩亦間出衛風戲謔以致託諷及拜相制下嘆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侃然三月遂引疾致仕史臣不訾因其自言乃訾之曰捫豚臙拒羶牙趣亡而已夫今之人孰肯自不足而愧于高官且固讓哉鄭五自知若此其過人遠矣疑僖昭之時雖慎擇相當無出縈之右者使遭貞觀開元之君而輔之亦豈不為杜

姚名宰相哉其休休無技之誠耿耿閔世之忠或者不當以唐人尚論也觀其刺廬州時黃巢掠淮南州甚恐縈移一檄而巢遂歛兵廬恃以完至歲滿去贏錢千緡藏州庫不持後它盜掠州終不犯鄭使君錢此其清德重望為何如哉符君能詩而不以為才官不當其才而不以為屈茲固加人數等矣第未嘗盡叩君求四詩之所以將律呂是諧而金石絲竹之是審中和是本而元聲至容之是道則雖以化成斯世作與君子可也矧消盜賊之邪心哉符君行其同年友人李君宣之輩咸贈之

詩使予爲之序

張豫卿節推汝寧府序

同年張豫卿拜汝寧推官來別予曰茲有理刑之責也懼不得其情焉予曰刑賞者古今治亂之端也賞之濫雖及僭逆而於國家之命脉天地之元氣無損也刑而濫焉則殺人非其罪怨讟興矣其或淫怒焉以逞小者污其官大者赤其族禍敗雖未必應然干陰陽召水旱國家命脉亦隨以促矣是以我祖宗慎之有大賞則惟議於禮部而已有大刑則刑部既譯之都察院又譯之大理寺又

譯之必求其生而不得乃置也其諸在外者譯於按察官而決於御史則皆法家亦足矣然必先之以推官者以爲近於民易得其情耳君其首念祖宗設官之意乎哉則太和之治必於是乎起也雖然推官近於民固易得其情也情入於法法有不應乎禮者君於是乎亦有權耶先王之罰不及嗣也今之犯於遷徙謫戍者數世而未宥使君不忍及此能故出之耶先王之刑次大辟者官也今之法男女穢瀆者非有名義則從杖而已初不計其冒姓易宗之禍將夷人於鳥獸也使君深惡及此

能故入之耶故情入於法未可以遽刑法應乎禮不顧而弊之可也昔孔子論齊之以刑不若以禮蓋制審夫情與法矣汝寧無聞訟之風古傳淫靡之俗今亦變也我惟矜恕而寧有深情逖哉况君有懼心司刑之事過半矣豫卿曰惠我矣明日行

周濟之改推惠州府序

予當時同經之會麗澤之友在南雍者二十餘人茲十有五年而端卿平甫則左遷矣式之幼和用中民望全之則物故矣致行沉於學官而餘則悉外補矣今在朝者惟予與鵠舉麗卿三人予復荒

陋多病不能常從二君子後升沉聚散良可慨矣濟之則式之之弟也亦補外爲福州推官民方懷之乃以憂去茲復起推惠州其壯烈之志猶夫昔也謂予曰夫天之立君爲民君之立官亦奉天以爲民也今之官不爲民若以爲己取富貴耳某將何所適從乎予曰謂何濟之曰姑以三者言之樂因循而重改作者予以爲深國家之禍莫斯爲甚時則以爲停當停當者必獲重位畏于繫而巧推避者予以爲滋文案之弊莫斯爲甚時則以爲有處有處者必得要職觀意向而善逢迎者予以爲

枉是非之實莫斯爲甚時則以爲能事能事者必
得驟遷某茲行而欲反是也則位卑力薄恐福未
及於民而禍先加於身矣果將何所適從乎予曰
是亦世數也人其如之何哉君亦從事於學焉耳
矣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學之謂也非向來舉業
程文之藝之謂也苟好善惡惡不得其正喜怒哀
樂不中其節則物不格矣物不格則知不至謂之
意誠心正爲明德之學難矣民且未新而徒恃血
氣之強德未明而欲親民益難矣聰明之盛以集
事於刀筆筐篋之間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比吾

之才侈然以傲上曰吾不敢樂因循也吾不敢巧
推避也吾不敢善逢迎也芬亦不敢斷其人之賢
不肖矣濟之曰謂何曰重改作畏于繫觀意向是
三者有是非焉自非明德君子亦烏判其似非似
是也哉君必達此而予猶以言者朋友之義也論
語曰朋友切切偲偲君其謂何

樊君曰式守徐州序

鄉同年得外選誼有贈言曰式領徐州守諸同年
之祖餞者以贈言委予予惟徐州之地方千餘里
無所與屬而隸於京師此固賢能者之利器而可

用以自表見况以樊君博達之學精練之才當之
哉但今之徐州非古之徐州矣古諸侯臣妾乎境
內已則徐非要衝也今海內維一徐實南北水陸
之會故徐之民困於力役無所與告日夜望之於
新守之仁比又益以貴近上供之舟權豪監筴之
舟浮屠迎佛之舟連艘塞洪則縉紳義民之朝貢
者不得已而從陸刺篙牽纜挽車之徒動以千計
莫不引具於徐也而且有所誅求焉君今當之其
情於民我則爲天子司牧者也力不可以不寬也
則君之謗與官始也其不情於民而送往迎來以

求免吾謗也則豐沛之子弟素自豪傑嘗跳於法
令之外以爲生矣君之惠其及此乎雖然君南昌
人也以所見於南昌者惠之則徐無難爲也徐民
之困困於身南昌之民困則力與財俱困也蓋南
昌有貴戚焉而徐則無南昌有近私之撓焉而徐
則無南昌有藩臬分道好惡之不一而守或掣肘
焉而徐則無故爲南昌之守者爲居者若爲徐州
之守者爲行者苦然行者有時息而居者假名器
以戕吾民使吾之仁無所於施故徐民之困止於
怨且怒南昌之民則離散於閩廣楚蜀者什三四

矣君爲鄉國之憂予知惠南昌熟矣以爲南昌惠者移之徐闔闢且在我也吾見徐之困甦矣若夫區區酬應則禮以遇之誠以動之吾之仁固無妨也徐雖大且劇其足以盡君哉

劉宗一宰南平序

劉子爲南平宰使門人問焉予曰劉子卑乎勞乎懼乎曰惟宰弗堪之懼乎曰先王之命官也佐王以總六官之治者謂之大宰小宰佐王后以總六官之治者謂之內宰總都家之治者犴謂之宰今劉子之任是也至孔子修春秋大宰小宰亦犴謂

之宰是使相天下者儕其名於一邑之長豈固紊名實哉蓋以其道同也經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不可見哉况六典之建必從其長則宰一邑者固無異於宰天下者矣由是言之宜劉子之懼哉今之從政者或卑此官而不屑爲不知官者也或勞此官而不肯爲不知仁者也夫官以行道也朝吾行而暮及於民惟宰爲然况有所尊者存邪仁者先難而後獲也宰一邑者莫急於子民而簿書期會近有承於守遠有制於監司信勞矣然劇繁理劇吾之才於此乎熟含垢藏疾吾之度於此乎弘

守方食廉吾之望於此乎養不有所逸者存邪劉子與二三子論道有年宜其知此官之不卑又官於郡城習群有司之奔走宜其知此行之不勞而復有懼心焉南平得賢宰矣於是陳生孫生周生拜手曰可復吾師矣遂以告劉子劉子行

送潞州貳守劉君考績還任序

今外官可以階太平之治者守令莫重焉守令實司民命政善則民安故三載考績而政有成則遷秩焉以勸以率

朝廷用人之機微矣三載考績而政有成不遷秩焉

而或遲之以三考者府州貳守則然其貳令者有不及期而得老矣績同而遷否不同設法之意豈不以守令之於職也專爲之貳者仰成奉可事半而功亦與之齊且俾以就緒之政爲方來者告邪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夫三年而政有成孔子事也過化存神烏可責今之守令哉數易之弊方深吾未見守令之政孰成也吾邦人劉達可以四詩克貢受知銓曹歲癸酉得選潞州貳守君有才識負竒氣尊大窾批大郤守且恃之無恐是豈奉可耶乙亥之部邊儲戰守是賴丙子之部

官室料價營建是濟無惡於上無怨於下是豈仰成者耶且聞六縣之民莫不安君是君之政有以安之守不容於專矣今考績至部宜不必三考而得遷此則君之所常往來者之望時俗所謂政有成而要秩於上者君其亦有動於中乎予惟君所事事與所有事亦共位耳苟誠意直心協恭州長舉潞而甄陶之去驕悍之習以回醇古風使士必力學農必力耕父父子兄弟弟益然藏王道於四百里內雖遲之十年未必有成也君還任其以斯言告汝長相與和衷無幸遷秩以去潞之劇焉則君之政成矣余重同年黃君子忠之請故破時俗之論告之達可當不以爲迂也

送陳天瑞知滁州序

比重內選故進士往往以名第取必吏部惟恐領州縣之繁也陳天瑞選次第四乃得滁州同年以爲請然又榮其首得大夫之秩也以問余質之余弗讓而對曰諸君知滁之爲勢乎知吏部之用陳君乎夫

南京爲根本重地而滁猶附枝且有四援之勢非散地也陳君遂於易聞于未舉進士之年其因時立

政必不負所學矣吏部之用豈徒然哉今天下文治之極武畧不競

天子恐其遂趨於弱也乃秋九月狩懷來巡宣大以懲將驕以飭卒惰以數定北邊然

警蹕之駐久矣左右無忠智拂士外寧內憂之戒曷所於閭百一有內憂焉則齊魯燕趙梁魏荆湖豫章之師有不爭趨

南京以就東南財賦者乎方是之時乃知滁非散地也淮揚或不足以遏齊魯之師而滁足以衝其腹徐州或不足以鑿燕趙之師而滁足以倚其下和

州或不足以承荆湖豫章之舟師而滁足以壓其上是滁有四援之勢而為根本之附枝也明矣吏部之用陳君蓋亦有見乎天下之勢而為先事之慮也以為施豈弟以萃滁民雖微陳君未必無其人也用其得之易者以應乎時則除戎器戒不虞以善萃滁民苟微陳君未必有其人也不然則滁州古稱其地幽僻其俗安閑而我

祖宗朝顧擾以牧馬襍以戎伍特置寺衛於其治何邪正有見乎天下之勢而制變於無形耳同年皆曰子其嘗權天下之勢量天下之才者也茲陳君

之所以不得內選反得大夫之秩也耶遂以告陳君陳君去

送高君文中之濱州序

濱爲州蓋方五百里屬邑三而皆濱於海故曰濱州夫方五百里而且有屬附則爲地大矣爲之守者所臨有百官有庶民蓋脩君道焉則爲位尊矣處復濱海則工商之通魚鹽之利可以助農而消水旱螟蝗之災無慮於時矣昔人有言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蓋患無其地也昔人又言位者賢才之利器蓋患無其位也昔人又言災害並至雖有善

者無如之何蓋患不得其時也今有其地而且大有其位而且尊無慮於時而備自足使有道者處之尚何道之不得施於民而報稱明主也哉吾乃同年高君文中有道之士也屢失志於春官茲謁選吏部得守是州同年例有贈言其同鄉程公敏輩又爲之請予告之以此以見文中爲得志可以行其道也諸君難之曰子言守濱州行道易易若此按濱齊壤地以齊之全有牧伯之命自太公用之以富民管仲用之以強國是後無有聞者世降日下民自爲生農困於徵科商困於關市始而困

中而流離終而盜賊雖有王道之施監司部使且
掣之肘使不得遂也况自春秋時仲尼已云齊一
變但可至於魯也予曰不然仲尼之論撥亂之意
也當時周禮盡廢獨魯之所守猶有存者齊雖霸
烈之餘而內政管晏諸書要皆以行其權謀奢僭
之私耳故仲尼欲以漸反正如此若今之時則不
然

聖祖之典至詳至備舉而措之則未樂宣德之治乃
明效也苟本之以儒術行之以公信雖為天下無
他道矧方五百里之地所以孚和其人旁洽其化

豈復有他道哉諸君曰信哉敬典之為官常也雖
仲尼為政亦無以加周典矣高君盍行乎哉

送張佑之節推實慶序

理刑之官以推名則為是官者不可以不深長思
也推我之恩歟則民之生者衆矣然恐流於姑息
姑息則害政推民之情歟則法之坐者鮮矣然恐
流於干譽干譽則違道夫害政違道則民之禍且
深矣是豈

朝廷為民立官之意哉則將推古人制刑之意歟則
末世民偽之滋人則有辭可執為人上者惵惵然

日與夫人爭曲論非而思以加之罪名則息爭實
且致訟矣夫致訟自已或曰民之頑健訟也而致
惛忿焉則民之禍日深矣古人制刑之意豈端若
是哉是故推古制刑之意曰期于無刑則民之情
亦可推矣推民之情曰上失其道則我之恩亦可
推矣推我之恩必自鰥寡孺不立者始則
朝廷爲民立官之意爲不孤矣夫然後有不孝之刑
焉有不弟之刑焉有不姻之刑焉有不睦之刑焉
有不任之刑焉有不恤之刑焉而又先之以敬讓
示之以好惡信之以賞罰則民懷明德自然無訟

古人名官制刑之意亦不孤矣吾友無錫張君佑
以其素所抱負六上春官而不第乃謁選吏部得
爲寶慶推官因告行於予予知君之爲學務實也
其爲仕豈易而務名哉故贈之言若此亦抑柳州
守道不如守官之意也

送姚天章知睢寧序

睢寧令姚君行張生高生來曰睢寧何如縣也曰
其地濱河其處要其土墳壚駢剛其風俗君子善
柔其小人野而悍急耕作其產微其士不知所當
學則師帥之過也然則爲令當何如曰振其教易

其俗驅民就農而示之利禁麩縻之糜穀者必誅節送迎以休人之力如此而已矣張生曰今有獄訟之廳錢穀之稽甲兵之飭監司州郡簿書之期會方且日不暇給又安能及於教哉且葺之徐淮之壤方飢殍骸狼籍途之人爭啖之若委積其聚族而未離散者相對號泣易子而食近又葺之徐州之境有決性命之情嘯聚而為盜者矣睢寧固淮之屬也勢既若此雖有教亦安所於施哉曰夫令親民之官也大學論親民必始於明德明德之要誠意而已矣予所謂教者亦豈求諸人哉苟為令

者知所以親民而必誠意以處之貧者有所賑而富者以安矣而能者以禮賓賓之其不肖者必齎育薰陶使底於成也不幸而遇扎荒凶蹇之當恤也惟吾之所可為則傾倉以為舖倒庫以為用而不敢嫖告糴於隣境請粟于京師而不敢避其誠若此則強者必不忍於嘯聚弱者必不忍離散依然若赤子之於母矣今也採荒之議入秋已葺而採荒之策過冬乃決茲復何時而採荒之人尚未至其地也然則民之離散而不相保嘯聚而無復顧慮者固其所哉張生高生曰吾友姚天章今

睢寧且戒行也願以此言告之

送僉憲雷克讓之任雲南序

世稱磊落士不以其學之博通行之修飭雅情曠
度足以得失一欣戚哉然於功名之際有得失焉
又徃徃欣戚係之矣雖宋之諸名卿身擯言出而
猶有眷睠焉於祠祿者非效耶吾友南城雷克讓
始以家學尚書銳欲先多士以取功名及屢鄉舉
不得志於有司乃應

詔輸金補國學上舍宜其有不懌然者方且以得友
海內士自慶無戚也時再群南畿之士就試

京園以爲主事皆

簡命

內翰鴻儒庶幾其有遇也卒不得志乃今之天曹領
選又唯選方末局宜其有不懌然者方且以得效
一職自幸無戚也是非能齊得失一欣戚者哉然
君之官覈正簿書驗實刑獄之官也今之磊落士
又或不屑甚者飲酒博奕以爲曠達且違曰有司
憲者在幽枉停滯我則罔庸知恤雖有剗盤解錯
之才獨奸照細之識以徧官鬱職而自隳矣禮曰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也故君子慎

之君誠不自隳而爲之長者或私喜怒焉於其間固無如何然程子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君亦求無愧於存心耳况雲南邊徼之地其俗囂訟好聞至今雖王化丕冒而隳爨磨步土獠之屬卒莫作使其可以刑制者獨吾民之刺藉者耳吾民外見戕於百夷內又不得所於赴愬則君之心何如哉吾試君無得失之繫當不傾法以徇人也則何事非上何使非下君之職度其效矣君告行於常所往來者敬請贈言僉以爲可與言也吾尤知君遂以此言贈

送張廷光冠帶省祭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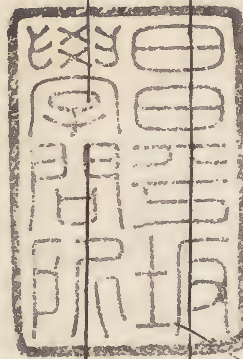
果豪傑之士亦變於俗哉仲山甫柔嘉之性當汾王衰敝之時宜其軟脆而不能抗俗也能率明中興豪傑者古訓是力耳今之士大夫徃徃以柔嘉自多能以古訓抗俗如山甫之力者有諸是以勢或可以富貴人而官謝則名敗也若是者果豪傑之士乎哉秦皇尚法律而棄詩書一時自豪傑者名以法律入宮而實以詩書致用故遭漢之盛起簿獄爲卿相若何叅輩不可指記以非豪傑之士能抗俗而有終耶元人好佛而惡儒佛氏有志於

濟世或髡首左以托於浮屠若我

太宗靖難之師則少師姚廣孝其人矣使姚公非豪傑果變於俗而爲浮屠氏也烏足以贊

聖人之謀定天下之業哉吾友張君少有豪傑之志將以孝睦族以義比鄉而推之邦國天下以明詩書之盛也然不得如意茲以八品中式需試吏部予恐其變於俗而謂今之俗以資格論材雖有忠智竒謀而資格未及則亦鬱于偏官末局矣果謂是也其何以抗俗而自立耶廷光于予乃鄉里之尤愛者故其省祭而歸也特舉西漢與

國初之事以堅其志豪傑之志焉然則今日有論材之責者聞之當亦不限人以資格矣



舒梓溪先生外集卷之三終

